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

第一一七〇號　原名：抗戰日報

遙啓者：關政治委員為晉綏邊區的創造者，其生平故舊部屬學生多在晉綏，茲為永久紀念死者並作為我們全體軍民學習的教材起見，決定編印「關向應同志紀念冊」。凡有紀念文章、詩詞、回憶、斷片等等，不拘形式，統請於八月十五日以前，寄交分局總書處收轉本會（為荷）。

晉綏邊區各界追悼關向應同志籌備委員會　七月二十八日

「人民時代」半月刊　第二卷第三期要目

- 戰壁喧嚷（六則）……效農
- 燎原的怒火……允中
- 國民黨官僚資本的罪惡……穆欽
- 血淚交流！……生本
- 渡船上（報告）……唯若
- 東北人（散文）……方
- 從一個美國兵自殺說起……盧步
- 紅契（小說）……東鐵
- 喜事（小說）……西戎
- 漫畫……蘇光、岳峯、正挺
- 減油汙（封面木刻）……為歌

寧武民主政府明令
沒收南逆桂馨等財產
二千戶貧苦農民將分得土地房舍

（本報訊）寧武民主政府接受群衆要求，已將大漢奸——日閻間之經紀人南逆桂馨，前寧武僞縣長楊逆道一，前山西僞警察廳長趙逆廷英三人財產：土地一萬數千畝、院子三十餘座、房屋二千五百餘間，頒發佈告，明令全部沒收，並無代價的分配給貧苦農民耕種和居住。其分配原則為：貧苦抗屬、幹屬、死難烈士家屬、抗戰有功及受害最大之群衆以及無地少地之貧苦農民，享有優先權，其次為一般農民。此項土地房屋之分配，將使寧武二千戶農民得到實惠，從貧困中翻身。

（又訊）城周圍梁峪、樓奄咀、周家堡、善莊子、石發等七個村莊一百七十餘戶農民中，已有七十八戶貧苦佃農分到土地。分配時各村群衆都進行了民主討論並決定具體分配辦法。如將好地壞地、近地遠地配搭開，照顧逆產地之原租種戶（原佃戶比一般人多分，今年已種莊禾，一般不交租，歸原佃戶收獲）如得地為極貧苦之農民，原佃戶可以百分之十五的收獲量交租，以照顧得地人民之生活，秋收以後即由得地戶耕種。樓奄咀原佃戶趙毛龜分得逆產地十五垧、房屋五間，縣政府立即發給地證和房約，喜得他合不攏嘴來。岳銀四分得了五垧好地，他逢人便說：『這一下有了長肉的骨頭，再開上些伏地，明年就一定能翻過身來。』石發等村抗屬周福壽等二十六戶得地一百餘垧，便積極組織變工鋤草、翻伏地，生產情緒大為高漲。郝說：『有功的得獎，惡害的受罰，這才把世道變過來啦！』梁峪老農毛娃子感動的對人說：『沒有八路軍，咱們莊戶人才好活啦！』（張永武、紀希晨）

城周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民
土地全被漢奸惡霸佔據
民主政府正全力發動減租清算

（本報訊）寧武解放後，我民主政府正集中全力發動人民進行減租清算運動。由於八年來敵僞與封建地主結合壓榨和閻錫山「兵農合一」暴政，使寧武城周鄉村百分之九十以上農民失去土地，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數漢奸惡霸地主手中。據初步調查，城周圍四十里內數十個村莊的土地，絕大部份全為居住城內的六十七家地主所佔據，例如大地主兼僞合作社經理梁仁一宗，便擁有土地七千畝，東門外梁峪、膠奄咀等七八個村莊農民全是他的佃戶。大漢奸南桂馨、僞山西警察局長趙道一、僞縣長楊廷英和地主劉茂等各人霸地均不在五千畝以上，此外並佔有春稻兒窪、徐樹坪臨山和方圓九十餘里之森林山地。當地民稱有云：「行路一天半，還是南家地」，來形容此種封建土地集中的情形。敵佔期間，地租負擔苛重萬分，苗莊子杜稷仁租地三垧，交租石五外，尚要給地主給敵人繳一石「負擔糧」，把土地全部收獲，還得倒貼牛工錢，逼得大部農民傾家蕩產，陷於飢寒交迫境地。梁峪農民說：「地主剝削的我們實在受不了，連他們家中的老鼠鴿子都是吃咱的！」我軍解放寧武城後，四鄉農民紛至政府控訴冤苦，要求減租清算，佃戶閻四拴說：「如今撥開雲霧見青天，再不減租可只有死啦！」根據群衆此種迫切要求，政府為幫助群衆迅速發動起來，擺脫封建剝削，於本月中旬特集中抽調大批幹部，組成工作組，分派至數個中心區工作，目下各村農民到處集議，並分選代表，計劃召開會議，全面開展減租清算工作。（張永武、紀希晨）

靜樂縣府應人民之請
沒收漢奸王晉財產
土地房屋分給無地無房貧民

（靜樂訊）城關漢奸王晉，敵人盤據靜樂時，死心事敵，曾任過僞教員，合作社經理。憑藉合作社名義，強迫群衆入股，推行「配給制度」，從中搾取民財，貪污全部股金。我解放靜樂後，該犯勾引青年，擁谷隨敵投奔太原，繼續充當閻僞爪牙，欺壓人民。城關群衆對王犯罪行，早已恨之刺骨，屢次要求政府依法嚴辦。為此，縣府根據人民請求：將犯財產全部沒收，共計土地三百八十四畝，房子一百二十間，經農會、民兵討論，有計劃分與四十九家無地無房貧民。為徹底翻身，並由農會訂出七八月生產計劃，五百餘畝高粱穀子變工鋤完二鋤，三百餘畝莜麥收完舉行鋤三鋤，到七月可抽出勞動力，開一條六十丈長的堅固水渠，能澆七百畝地，趕八月中旬，即可完成，待秋收地凍前澆地一次，地裏結冰，可將害虫凍死，來年莊稼，更好捉苗。（段智全、任文宣）

軒崗解放後
清算減租熱烈開展
群衆自動支援前線

軒崗高小已整理恢復

（寧武訊）軒崗礦解放後，革命秩序迅速恢復，群衆運動亦已開展。我民主政府首將繳獲的三十石租糧，救濟失業煤工和貧苦群衆。工人經教育後，發動清算惡霸石家集，敵佔期間，工人糧食由石某統制，每斤小米搀沙一兩，高粱麵摻糠二兩。工人們紛紛提出控訴，經三次清算，最後一次參加的有一百一十七人，共算出糧食五千七百斤，按工人勞動時間公平分配，民主決定將二千斤糧，作為恢復煤礦基金。當時有些積極份子怕人少力量小，倒懷「變天」，「炒了豆子衆人吃，打了沙鍋一人賠」，幹部乘此進行「組織起來力量大」的教育，啟發他[illegible]動群衆，[illegible]隨即自願[illegible]，推選[illegible]會秘書。[illegible]量也非[illegible]自動起來[illegible]礦一接[illegible]仁發、[illegible]提子，[illegible]說：「現[illegible]去了，解[illegible]事在時[illegible]一天，還[illegible]親友勞[illegible]多，你們[illegible]白麵細[illegible]一吃上[illegible]打八路[illegible]快把工[illegible]！」郭[illegible]承認錯誤[illegible]幣十一[illegible]元補償[illegible]時將日[illegible]漢奸劉[illegible]

解放後的寧武人民
冒雨集會伸雪奇冤
戰犯孫德安等伏法

（本報訊）七月十五日，寧武城鄉數千群衆冒雨舉行公審戰犯[illegible]大會。當被公審戰犯漢奸孫德安、王甲生（綽號餓狼鬍）、李二牛在萬口聲討下押入會場時，人群中不斷掀出「我們要報仇！」「擁護救命恩共產黨！」「槍斃戰犯漢奸！」的喊聲。戰犯孫德安曾任敵雁北諜報處長，晉北十三縣「和平團」總團長、敵崞北特務機關「洪進會」顧問及日閻間晉北專任聯絡員，不斷來往天津大同太原間。日本投降後閻錫山又委他為「進步社」第四區少將副主任，從事各種破壞工作。數年來我解放區軍民及淪陷區同胞，被其血手槍殺絞死者在三百人以上，百餘婦女遭其侮辱姦淫。「餓狼鬍」王甲生任敵警備分隊長，「和平團」與閻愛鄉團偵緝隊，向以殘殺搶掠勒索人民見稱四鄉，我區民兵群衆部隊因他引敵逮捕殺害的，有二百一十人之多。李二牛為敵大村長、閻特「流工組」便衣，他引閻僞軍把寧武三區姜莊子、周家堡等十數個村莊洗劫一空。此次寧武光復，該逆等畏罪潛逃，但在群衆到處搜捕下，旋即扣獲。會後，到會男女老少紛起伸冤訴苦，控告戰犯罪行。七十多歲的李老根流着淚珠手指孫德安：「就是你逼着咱大人娃娃加入「和平團」。就是你把四百多後生送給日本人當礦督，又是你報告說他們「通匪」，一次就殺了一百一十多個，使我們許多老漢絕後斷門……」他哭着向全場人疾呼：「把他用刀剁碎來祭死人。」姜莊子李金娃望見台前的戰犯，立時想起慘死的侄子，心如火焚，淚流如雨，猛然從人叢內出一把利刀，就向孫德安撲去，被人勸阻後改用拳打：「你，你，吃孔子書的殺人精，你當狗腿狼牙時可知有今……」全場憤激齊聲高喊：「打死漢奸！」一時雖大雨滂沱，衣服盡濕，但人群仍堅持鬥會，控告者此起彼立，爭訴不絕。西關寡家婦之母剛忍泣把話講完，就坐倒場角放聲大哭，引得許多死難者家屬都嗚咽起來。她說閻軍在寧武時，她兒子因稱民主政府發糧救濟西關人民，被「餓狼鬍」報告流工組活活勒死，她要求大家替她報仇，遭閻軍洗劫的李樊牛說：「漢奸李二牛單在周家堡一村就刁了一萬多白洋的東西，我的牛、羊如今還圈在他李二牛的圈裡」。他提議把戰犯財產沒收，幫助群衆重整家園。控訴連續兩小時，最後縣長王子仁代表政府全部接收群衆要求，將三戰犯當場槍斃，僞人員劉光先、王中在寬大政策感召下，已悔過自新，當場予以釋放。對被殺害之劉丑娃、常傑福，政府立即給每家救濟二石四斗糧，人民同稱「民主政府賞罰嚴明」，人心大快。（蘇）

閻錫山「曾經如此」計劃
七月份佔我神池五寨

（本報訊）閻錫山破壞解放區之惡毒陰謀，從我寧武自衛戰中繳獲的各種閻方文件亦暴露無遺。閻錫山僞巳（六月二十八日）致其「寧神五軍事控制區」指揮[illegible]之密令中稱：「我正規軍必須主動打擊神池、五寨[illegible]」。而「流亡」寧武城內之神池、五寨閻僞縣政府，即製訂了對解放區「政權開展辦法」及在解放區建立兵農基幹地下工作計劃」，派遣大批有「無限殺人權」的武裝特務——「內線秘密活動組及小組武裝活動組」，潛入解放區進行暗害，並公然計劃於七月份內「乘機策動發動」「變地下政權為地上政權」，配合軍事進攻，攻佔我神池、五寨。這些狂妄的計劃，因我自衛反擊勝利進展，是被粉碎了，但因我方幹部群衆警惕不足，疏於防範，致予特務暗害分子以可乘之機，使我遭受巨大損失。閻僞神池縣長朱志美、五寨縣長侯育才，在五月廿九日及六月十四日給閻錫山的報告中，即有如下的自供：「五月廿二日晚，「兵農幹部」×××、×××等[illegible]同閻[illegible]石角村，[illegible]、情報[illegible]均已被殺。」[illegible]提回[illegible]日在[illegible]又扣[illegible]二日第五[illegible]手榴[illegible]隊長[illegible]在我區[illegible]閻錫山[illegible]三十枝[illegible]高發[illegible]閻特[illegible]

老平地泉大規模壓青
百頭牲口開墾飛機場

（新華社集寧廿七日電）綏蒙地區農村已開始壓青，集寧五區老平地泉等村壓青規模尤其龐大，已將敵佔八年的飛機場闢成良田。該村羣衆最近開展淸算運動，算回土地五十多頃，牲畜二十九頭，生產情緒百倍增高，組織了四個行政村的百頭牲口，開墾飛機場，該飛機場在黃旗海附近的平原上，長八里，寬五里，面積二百頃，原爲肥沃糧產地，經日寇霸佔，強征民夫修成飛機場後，百餘個戶失去了耕地，現在它重歸於人民，每日天明，成羣牲畜趕往開墾，預計二十日即可開完，明年全部播種，可使四個村做到耕一餘一。

寧武石板橋變工隊
調整勞力突擊扣伏荒
婦女參加鋤草鋤穀已鋤兩次

（寧武訊）寧武石板橋的砍山開荒變工隊，目前正有計劃的進行砍山、開伏荒，組織婦女鋤草。該村砍山隊原有十七人，從四月至二十二人，因目前需要砍大樹散皮子，不能大幾砍山，用不了這樣多的勞動力，組長吳成元就和大家研究，變工組抽出十一個人，村裏十二戶抽出六犋牛共同實開伏荒，其餘十一人砍山做皮子，並開伏荒一百三十畝，砍山賺洋四十萬元，開荒砍山所得利全由二十二人均分，每犋牛頂兩個人工，按工分地，不分砍山工資。另外，各家婦女組織起來鋤草鋤，吳成元、炳元兩戶四個男人參加砍山，四個婦女編了一個鋤草變工組，周二來、三來兩家，兩個男人砍山，留下一男二女鋤地，其他還有好幾家都是這樣組織，現在全村的穀已鋤過兩次，豐子、胡麻也全部鋤完，開荒隊已開下三十多畝荒地。（周恭）

（又訊）分水嶺村，今春開種的一百五十多墒的荒地，莊稼長得很好，因此扣伏荒的情緒更高，但因六個變工組共只有六犋牛，不夠使用，有五戶便設法找親戚借牛，另五戶就組織起來人剛，現在已扣熟荒一百二十九墒，正努力動手開生荒。

興縣城關及二區大川各機關
幫羣衆治油汗獲得成績
今後應繼續幫助羣衆作務棉花

（本報訊）興縣城關及二區大川駐地機關，幫助羣衆消滅油汗的一週突擊運動，上月二十七日檢查結果，做出不少成績。從水磨灘到趙家川口四十五里大川的廿多個村莊，據不完全統計，挽救了二百卅七畝半起了油汗的棉苗。這一運動中，幫助抗屬及貧苦農民，烟葉一百四十餘斤，肥皂十七塊，辣子二斤多。各機關學校幹部人員及學生，大都參加了。經這次檢奮，獲得如下經驗：（一）五羅堂王毛孩的棉地，經過秋翻，上地棗，細作務，棉花沒有起油汗。第二地棗、上棉花，上地棗，有秋翻的也粗糙，作務的也粗糙起了油汗，棉花全起了油汗。證明秋翻地，上地棗、細作務，是預防油汗的積極辦法。（二）二教導隊到後窪村幫助羣衆治油汗，羣衆不治，他們先幫助一家治好，讓大家去看，又召開了羣衆會，後來羣衆就參加，有五十四人參加，還撥出樣子，教育羣衆的領導方法是很好的。（三）後動改治油汗的，三畝棉花起了油汗，就趕快洗，每畝只花了一個工，說明早治省工又有效。（四）機關學校人員是一大批力量，有組織的幫助羣衆生產，會起很大推動作用。各行署武主任根據各地各代表反映的羣衆情況與要求，在羣檢查會上指出目前各機關駐地工作，應繼續幫助羣衆作務棉花：打頂、撒角芽、鋤草，防止油汗的再產生；同時，對油汗咬過的棉苗，應該發動壓土，以防止暴風將棉苗獻斷。（劍平）

興縣吳兒中
創造捉螞蟻辦法

（興縣訊）螞蟻是蔓延油汗的害蟲，三區吳兒中行政村創造消滅螞蟻的辦法：用細磁碗一個（擦光滑），碗內放些豬油拌米飯或炒麵，碗口與地面弯平，螞蟻進的碗內，吃米飯就爬不上來。本村幹部劉鱉大，用此辦法捉了半碗螞蟻，喬家莊的生狗甲不但捉住了些螞蟻，還在地內咬禾苗根根）捉到不少的。現全行政村已普遍採用，並向全區推廣中。（劉咸珠）

「高粱窩窩涼水拌鹽」
皮帶馬鞭槍斃坐監
被俘閻偽官兵控訴閻錫山虐殺士兵

（本報訊）我軍寧朔自衛戰鬥中俘虜之閻偽官兵，一致控訴閻錫山發動內戰殘害士兵罪行。他們之中大部是偽軍和「兵農合一」下抓來的新常備兵，四十師三團三營機槍連班長范鳳鈸（俘保聯偽營察）說：「閻錫山到寧武，一個兵都沒有，現在的隊伍全是山各縣（偽）警察改編的，上級給我們的任務就是叫「肅清」八路軍」，士兵張眞的悲慘命運，足夠說明「兵農合一」暴政的罪惡，他家四十畝地，因父母年老，沒有領「份地」資格，全被分掉，弄的傾家蕩產，自己還得當常備兵充內戰砲灰。保安十二團排長李光明，對我軍優待俘虜非常感動，他說：「你們這裏天天吃小米白麵，能看報，能說話，在那頭，連當官的也是天天「原子彈」（指高粱窩窩）冷水拌鹹鹽，三個月沒見一個錢，不敢私下說句話，發現私下說話就加「偽裝份子」罪名槍斃。閻軍生活痛苦，士氣頹唐，中下層官兵極爲憤激，故「一二三，手榴彈，大砲推了閻錫山！」的民謠在軍隊內暗中頗爲流傳。士兵管理，完全採用法西斯恐怖手段，十七歲的閻初功稱：「在閻部當兵不是皮帶馬鞭，便是槍斃坐班（禁閉）」。他說十二團一營班長郝金義因想家不顧打仗，喝醉酒後說了句「八路軍快來吧」，於六月二十九日立地拉出槍斃。因怕士兵厭戰動搖，閻錫山嚴禁士兵與老百姓接近，士兵將維忠修堡時，和老鄉談了兩句話，竟被關禁閉半月。（晨）

晉東北晉西北連成一片
商運交通四通八達
貨棧騾馬大店正沿交通城鎮建立

（本報訊）自我軍解放朔縣、寧武、繁峙、代縣、崞縣、原平等地後，被敵偽和閻錫山割斷多年之晉東北與晉西北兩區已連成一片，商業交通即告恢復四通八達。連日以來，從左雲、五寨、岢嵐、河曲等地商道默騾成羣結隊，奔赴同蒲北段沿綫新解放區寨、神池之布疋、食鹽、用具等供給遭受饑餓之人民。雁門區可嵐、五山等地之布疋。爲便利私人商運各地貿易機關正積極在朔縣、寧武、原平等重要城鎮成立運輸貨棧，沿交通綫之騾馬大店紛紛開張，「顧客光臨，脚貨便宜」之紅白旗幟，迎風招展。商號老闆會見了多年不見的老行家，莫不喜笑顏開，盛讚民主政府之自由貿易給予人民的利益。（生）

兒童白潤和白潤科
打地老鼠保護山藥
推動全村都打還要打圪狸

（陽曲訊）五區多子村兒童團長白潤和班長白潤科，從夏季以來，積極打地老鼠，保護山藥，兩人已打死三十多隻。他們並發動了村裏的四個兒童，都學會打的辦法。在他們影響下，現在村裏不少的人都鬧打地老鼠的架子、鐵針等，他們還計劃打圪狸。（白三保、白潤寬、白丁卯）

平介人民支援自衛戰爭
爭交公糧趕做軍鞋

（新華社呂梁三十一日電）平介人民熱烈支援自衛戰爭。夏收後各村爭使守護和平民主家園的前綫將士得到飽食，尽夜爭先繳交公糧，迄今全縣已收到羣衆送來的麥子五十萬斤（內有小米一部）。三十山區、羅城、三家莊等廿餘村，三天內即交納公糧二十二萬斤，一、二區各交十三萬斤，屢遭閻軍搶糧抓丁的四區人民，交納公糧亦甚踴躍，他們說：「民主政府幫助咱們翻身，每畝增產二斗，交這一點點公糧，還不及過去敵偽閻一次搶走的多」。從閻區逃來解放區的某士紳，目睹沿途羣衆紛紛埋藏糧，打擊閻軍搶糧，和羣衆向民主政府踴躍交糧的情景，甚受感動，他說：「眞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與此同時，一、二、三區婦女，更趕做大批鞋子，已有兩千雙交至我縣區政府，不久將有七千雙結實的鞋子送給八路軍戰士。

高宗寅連長要求歸隊

（神府訊）高宗寅同志曾在興嵐支隊任特務連長，今年四月間復員回家，生產很積極，近來看到國民黨反動派到處調動大軍向解放區進攻，非常痛憤，自動跑到三區區公所，要求重歸部隊，保衛家鄉。他說：「我參加過十年土地革命戰爭，八年抗戰，目前反動派要進攻咱們用血肉換來的民主自由地區，咱是絕對不讓的。」區上接受了他的請求，並照顧了他的生產，分配他領導全區民兵，現在他們正從夏鋤扣伏荒等生產中，配合着演習爆炸，鍛鍊保衛家鄉的本領。（張宗、白明忠、屈倚）

貨物被沒收商號成兵房
文水城商號大部停業

（本報訊）據文水城逃出商人談：閻方爲攫取商民資財，近日對城關各大、中商號正進行「第一次沒收貨物」的暴虐措施，其具體步驟爲：首先由閻方縣長王作材派人員到各商號強行登記，繼即將貨搬走，已被沒收者計有鉅和隆黑豆三十萬斤（合洋四百七十萬元），大盛和大煙土九十三斤，德和公黑豆等雜糧五百餘斤、油一千斤，該號掌櫃許貴家亦遭查封。其餘叁興厚、協和裕、意合成，泰興隆等小商號亦因稅收繁重閉門歇業。加以強徵各號年經費計參加「自衛軍」，擔任城防，致全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商號，均紛紛關門停業。鉅和隆自黑豆被沒收後，將北平之總號也撤了，現在街道上烏煙瘴氣，舖號盡成了兵房，在垂頭喪氣的商人中間，流行着這樣的歌謠：「貨物被沒收，害了關老頭」。（馬明）

耀頭溝工人減炭租後
調風治水修疊梯
每日增產四百籠炭

（離石訊）二區耀頭溝有五個煤窰，是離石很好的產煤地，它供給本縣二三區，和河西吳堡沿黃河百里遠、四十里寬村莊的燒用，旺月時窰上有一百三十多人上工，淡月時也經常有六十個工人挖煤。過去窰主只曉得削剝工人，不注意提高生產，連馬架和窰口石破爛不堪，都不願出錢修理，以致下窰工人受苦，一天只能拉十五[illegible]籠煤，最近工人查出窰主車應李等從四二年起，多收了窰租白洋六十八元七毛五，和減出去年的炭租二百四十担後，生活得到改善，即努力改進煤窰工具，如老工人張元揚同志時常用心調風治水，又和大家研究新修了三個梯，現在每天能拉炭二十五擔，可多產四百籠炭。（康岐山、吉振家、白明等）

陽曲四區硫磺礦工
在政府扶助下積極增產

（陽曲訊）四區新解放區窰家溝等十五村，地少人多，產糧僅夠半年食用，都依靠開硫磺礦維持生活，貿易局爲扶植硫磺生產，解決困難，預支給小米一千五百斤、麻油一百五十斤、土布二百疋、收硫磺頂款，代爲推銷。現在每人每天可生產得小米十斤，春夏以來，工人以出賣硫磺的錢買得了土地和毛驢，所有工人都解決了夏衣及日常必用品困難。在農忙中工人還抽時間新修溜兩座礦洞；增南山與前四里工人也正加緊修新礦洞熬硫礦。現爲開闢銷路，避免奸商操縱，成立了硫磺合作社，全區工人集硫礦一千七百餘斤，統一經合作社收買出售，決定所有硫礦以必需的物資、工具等供應工人，並從技術方面指導工人進行生產。（張惠、楊興盛、賀力工）

工作意見
幫抗屬生產建設家務
法孝

興縣優抗工作今年提出爲抗屬當家的辦法，根據抗屬的具體情形，幫助解決發展生產中的困難。四區雙勝村抗屬劉合子叔姪二人沒地種，村裏撥了三斗優抗米幫他買了兩垧山地，羣衆又把去年部隊開下的無主老墳地撥給他換了七垧山地，羣衆還調劑給他五垧半地、七垧山地，他叔姪二人已有二十一垧地耕種，不愁吃穿了。賈家莊婦女各轉丈夫參軍，她一人生活困難，去年村裏撥三斗糧給她買布機一架，送她到紡織訓練班學織布，今年村裏又給她買棉花供她紡織，又幫她調劑上地十二垧，並給她代耕土地，吃穿問題已可解決。紅樂村抗屬有勞動力，但缺乏口糧，村裏撥二斗糧給他，以後生產有了辦法，也不同了困難。在興縣，具體幫助抗屬，用力不大，便能使他們逐漸脫離公家和村人的幫助，自食其力，實行這種辦法是很好的。但有些村子不實行這種辦法，如家坪九戶抗屬本來都不缺勞動力，但村裏決定每戶都給幫幾個工，形成勞動力上的浪費。李家坪抗屬張網，好賭博不事生產，去年村裏幫助買下的二畝半地賣掉了，今年村裏又把新翻身農民李德勝的水地給他調劑好了，但卻未強迫他生產，幹部只強調代耕、借糧、救濟，不注意設法多想些有助抗屬發展生產的辦法，雖然也對抗屬經濟狀況有了幫助，但不是幫助抗屬建立家務長期打算的作法。兩種作法，利弊非常明顯。我們應該發揚爲抗屬當家的精神，改正那些不正確的作法。

蔣陸軍四分之三投入前綫
內戰開始具有全國性
蔣軍在進攻中損失五萬餘，兵力分散耗損，士氣不振，已造成不可克服之困難

（據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蔣介石已將其全國陸軍九十一個軍中的七十一個軍（即百分之七十八的兵力）投入內戰前綫，內戰已由中原擴大到蘇皖以及整個蘇北，而東北蔣軍亦正待繼續行動，中國內戰已開始具有全國規模性質。七月一個月中，蔣軍連續侵佔了解放區十四座縣城與三百餘個村鎮，誰進攻誰已昭然若揭。但蔣介石在進攻的一月中，已付出了五萬三千人的代價，至少佔其陸軍兵力的十五分之一。一般認爲城鎮可以五易其手，而決定戰爭的最主要因素——有生力量的龐大消耗，卻是難能補償的損失，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進攻愈擴大，他的兵力也就愈分散，在解放區軍民的堅強反擊下，蔣軍將遭損失他的更多有生力量，士氣亦必然日益低落。目前防守蔣軍後方十五個省份的兵力已減至二十個軍，最近又抽出三個軍投入內戰，兵力不敷，士氣低落，這是軍事方面蔣介石所遇到的一個不可克服的困難。十日以來的戰況：一、蘇皖方面，蔣軍包圍該區的兵力達五十萬，已出動進攻者即有二十五萬人，若干路已侵入解放區百里。南路蔣軍侵略我如皋、天長、蔣堰鎮，佔至邵伯、甬墩、海安。西路蔣軍侵佔盱眙、泗縣、靈縣、[illegible]口，[illegible]。北路蔣軍[illegible]。南路蔣軍分在如皋、泰興一帶遭受我四軍殲滅性打擊，蔣軍損失兩萬人以上。在[illegible]一綫攻作戰中，蔣介石已將江浙地區部隊全部移往蘇北，[illegible]「共軍威脅京滬」，[illegible]一發動一攻勢，但其[illegible]的七十四軍卻正是警衛南京的部隊，兩淮防守空虛，[illegible]的廿一軍[illegible]警備，現亦充作是項攻勢中的機動兵團。雖然如此，蔣軍的徐州指揮所仍然惶惶[illegible]，[illegible]五十九軍主力被殲後，對蔣軍士氣影響很大。二、中原方面，我軍分路[illegible]後，平漢路西李先念部隊之一部已進入陝南、山陽，蔣軍沿途堵追、堵擊、圍殲，但均爲我一一衝破，勝利突出重圍。可笑的是蔣介石一面懸賞三百萬緝捕李先念，同時卻要李司令員到綏靖公署談判。向西突圍之王樹聲部已進到鄂陝邊境武當山地區，蔣軍追擊者[illegible]，在保康北被我消滅四百餘。向東突圍部隊一部已到達安全地帶，一部則在豫東、皖西與「圍剿」蔣軍激戰中。在追擊與堵擊中，蔣軍手忙腳亂，不僅中下級軍官及士兵厭倦，而且某高級軍官也認爲未能將我軍一一殲滅，是一個大失敗，但蔣介石仍在懲辦「作戰不力」之部屬，嚴令繼續追增。三、山西方面，自胡宗南部北渡後，戰事即在晉南展開，蔣軍侵佔聞喜後，我被迫自衛，在晉南西北先後殲滅閻軍五個師。逆犯軍遂圖打通聞喜及臨汾間鐵路。白晉綫中點祁縣城僞軍已爲當地群衆解除武裝，解放該城。晉中閻軍向邊山一帶繼續進攻，大同閻軍亦出犯呼應，我採取自衛行動，相繼解除朔縣、寧武、山陰、繁峙、代縣、崞縣、五台、定襄、原平、忻口等地閻僞軍武裝。至此，同蒲北段五百里鐵路綫已無僞軍蹤跡，五台與呂梁兩大山區連成一片。四、山東方面，戰事沿膠濟綫進行中。蔣軍五個軍互相接應，分頭猛攻，先後侵佔鄒平、高邸、張店、周村、淄川、博山、膠縣、即墨、益都，並將進攻高密城及向在新四軍保衛中的其他車站，企圖打通膠濟全綫。濟南東北之濟陽，我軍於殲蔣軍千餘後恢復該城，旋又被蔣軍兩旅侵陷。此外，新抵秦皇島之蔣軍五十三軍與聯合原在冀東熱東之蔣軍，攻我熱河解放區，奪取承德、古北口，控制平承路，以隔斷東北與[illegible]北解放區之[illegible]，並在[illegible]熱聯系。東北蔣軍南[illegible]集結兵力，企圖正利用調處的掩護打通[illegible]路，蔣軍已佔地區的撫順梅河口段，並隨時準備進攻安東。

台灣糖業公司獨佔市場
操縱糖價投機發財

（新華社延安卅日電）據行政院資源委員會與台灣公署合辦的糖業托拉斯——台灣糖業公司自五月二十日成立起來，即大量以極低價格收購台產，剝削蔗農，並大量以共產糖[illegible]萬元，所得暴利悉由資委會與台署以四（署方）六（資委）折賬，肥了國民黨官僚資本。傾銷，操縱抬高糖價，乘糖荒之機，四月底獨市糖價每市担僅五萬餘元，經該公司操縱後，本八月中糖價漲至十[illegible]萬元，十[illegible]超過成本[illegible]倍。該公司[illegible]不過五[illegible]。該公司擁有鉅額美金作投機發財的本錢，共負責人聲稱：將有十萬包台糖陸續運至滬傾銷。據糖業界人士談：在該公司的傾銷下，古巴、荷蘭各國的[illegible]食糖大跌，民營糖業勢下，及江南糖商前途至堪憂慮。上海糖業公會，特於七月初集會決定呈文要求政府當局組銷台糖公司，組織糖業請願團赴京請願，全國商會，並籌備會召集全國各同業公會聯[illegible]

陳立夫在平「訓話」時
此處不留爺　自有留爺處
處處不留爺　只有投八路
某大學教授當場朗誦

（新華社延安廿九日電）據悉：今春北平當局全委接收了偽時機關，陳立夫、陳誠、顧祝同相繼到平「公幹」時，某刊物論：「聽說憲兵司令部：老百姓就嚇破了膽，淪陷區收復後，老百姓的恐怖和日本憲兵在時一樣。」當陳立夫到平召集高級人員訓話時，某大學教授站起來朗誦一首詩道：「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只有投八路。」陳勃然道：「你也懂得說麼？」某神色自若，且重複後一句。另一次陳誠訓話時，某朗誦如前，陳詞出小本子威嚇說：「我記下了！」某答道：「記下吧，是我某某說的。」

一群國特頭子
到牯和蔣介石開會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南京訊：國民黨特務頭子[illegible]、劉健羣、[illegible]和會繼投日之[illegible]希望及[illegible]操、[illegible]家倫、丁惟汾、[illegible]等近赴牯應蔣介石之召，由京前往牯嶺，與蔣舉行各種會議，其中梁寒操、唐[illegible]等五人已於昨日返京。

美評論家史溫爾稱：
中共博得人民贊同
中共一定能勝利

（新華社延安三十日電）據金山廣播：美評論家史溫爾稱：中國反動派的指揮，激起了許多風波，他們[illegible]機構，參加民主組織及主張民主運動的人，都遭受了他們的排擠。現在[illegible]戰派展開更大的內戰。史溫爾稱：如果不與共產黨及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就要釀成更大內戰。他主張一旦正式內戰，美軍須馬上離開中國。史溫爾結語稱：中共博得了廣大人民贊同，中共一定能勝利。

遠東國際法庭上的怪劇

昨天報上（見今日四版），登載遠東國際法庭審判土肥原的消息。土肥原是日寇侵華陰謀專家，歷任日寇在東北和華北的特務機關長，爲九一八事變、華北事變、蘆溝橋事變的主要策動者之一。一提起這一罪魁禍首的戰犯，我們中國人民莫不切齒痛恨。照理，我國代表在審判日本軍閥的法庭上，自應理直氣壯，控訴日寇暴行，列數戰犯罪惡，爲我千百萬被難同胞伸冤，督促法庭嚴加判決，明正典刑，可是出庭作證的國民黨政府代表國防部次長秦德純，既不能提出有力的控訴，反而懾於土肥原狂妄的氣燄，演成戰犯審判證人的怪劇。中國是戰勝國，日本是戰敗國，戰勝國的代表竟然在已經束手就縛等待判罪的戰敗國戰犯的前面表現毫無能，這眞是古今中外未有的可恥現象！

但是東京法庭上的怪劇並不是偶然的，這一怪劇的出現，一方面反映美國當局今天對日本法西斯戰犯不是給以嚴厲的懲罰而是採取姑息和縱容的態度，另一方面又說明國民黨政府當局是如何腐朽無能。在國民黨政府的官僚軍閥中間，秦德純並不是最典型的人物，秦德純在遠東國際法庭出醜，較諸國民黨政府的主要負責人來，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盡人皆知，「七七」以前，國民黨反動派實行不抵抗主義，斷送東北，簽訂上海、塘沽、何梅等協定，並與土肥原之流同謀鎮壓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運動。在抗戰中，反動派一方面消極抗戰，另方面日本密使不斷往來，並實行所謂「曲綫救國論」，派遣大批將領投降日寇，勾結敵人，進行消滅解放區的陰謀。在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八月十五日演講中，即宣稱「要愛敵人」，「不念舊惡」，在這種荒謬方針之下，蔣介石就使用日軍，收編僞軍，與械裝備的國民黨軍隊並肩進攻解放區，屠殺本國同胞，一直到今天，頭號戰犯岡村寧次還是安居南京，沒有到案受審。僅僅根據以上這些事實，就不難了解爲什麼日本軍閥對國民黨政府的代表根本不放在眼內。在過去蔣介石政府曾對日本軍閥作無數次屈膝，日本軍閥曾把蔣介石政府玩於掌股之上，在今天，中國法西斯反動派也還和日本法西斯殘餘保持聯繫，[illegible]中國人民不能容許美國當局寬容戰犯的政策，尤其不能容許國民黨政府當局對[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爲了保證中國人民[illegible]，爲了使中國人民的眞正代表積極參加對日本的[illegible]，我們認爲遠東國際法庭決不應僅僅有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參加，而應容納對日抗戰最英勇有大功勞的解放區人民的代表參加。（解放日報三十日社論）

民族工業家張絅伯氏
痛斥少數官僚財閥
劫奪全國財富

（新華社延安廿九日電）上海人民代表上元企業公司董事長張絅伯氏頃在觀察發表「全國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一文，指出七七以後，官僚資本[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黃河心不死，眞是可悲之至！」

×　×　×

敝部財政科高憲伯同志於本月廿五日下午，在五龍塘張家[illegible]款存根[illegible]六十五號至一百號，[illegible]十四號係向財政處領[illegible]處二月二十四日發雁門第二[illegible]廿四號甲種支付命令伍百萬元[illegible]分局李明同志七月二十四日白紙收據玖百萬元一張，除[illegible]具，一律作廢無效，本部[illegible]另登新聞。

三日國際

二十一國和平會議在巴黎開幕

二十一國和平會議，於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四時在法國巴黎盧森堡宮正式開幕了。法國總理比道剛致開幕詞，表示歡迎與會各國代表。遂後，通過選舉比道爲臨時主席，杜巴爾克爲秘書長。比道爾提議成立資格審查委員會，通過由澳洲、蘇聯、巴西、捷克、阿比西尼亞、荷蘭等七國組成。三十日成立議程委員會，三十日下午開始討論一般問題。

和會的主要任務，爲考慮四外長會議對意、羅、匈、保、芬五國的和約草案。外長會議已經在七月十二日完成了和會的準備工作，對於大多數和約草案以及最重要的條文已達一致的協定，因此，這次和會的任務是審查和約草案，具體製訂。對於外長會議尚未解決的各項問題，如關於賠償聯合國的破壞等問題，也可在和會上提出建議。

蘇捷談判圓滿結束

七月二十二日開始的蘇捷談判現在已告結束，規定捷克境內，戰時蘇聯從德國手裏所收過來的化學廠等，現在由蘇聯無代價交與捷克，對於在捷克國外的蘇佔領區內，捷克各民族的財產，不論原來屬於個人或團體的，蘇聯同意一同承認爲捷克財產。另外雙方同意把過去的臨時商約改訂爲長期商約，雙方並簽訂建立航空交通的協定。鐵路交通協定也在製訂中，不久就可以簽字。

印度百萬人罷工遊行
共產黨紅旗多處飄揚

印度加爾各答城，在七月二十九日，爆發規模最大的一次罷工遊行，參加的有一百萬人，共產黨的紅旗在城內很多地方飄揚，各工廠及各商店都完全停工，舉行示威遊行的行列長達數英里，罷工遊行行列最後參加共產黨工會所舉行的會議，沿途高呼口號，各處警察改變了從前的態度，並不干涉遊行隊伍的前進。

要聞簡輯

△七月二十六日，爲波茨頓宣言簽字一週年紀念，日本東京報紙多發表社論，對日本的民主發展的遲緩，表示不滿，並譴責「保守勢力阻礙日本的民主化」。

審判日本主要戰犯法庭上

日本戰犯氣燄瘋狂
秦德純丟醜停止作證

七月二十二日，東京審判日本主要戰犯，頭一個提出來的，就是殺害中國人民的劊子手特務頭子土肥原，他被控爲發動盧溝橋事變的主謀者。中國方面出庭作證的，是南京政府的國防部次長秦德純等。土肥原的辯護律師提出三條理由，强欲說服秦德純，叫秦承認：一、盧溝橋事變平靜後，中國方面首先恢復作戰。二、戰前華北排日運動猖獗，日本兵站必須增强兵力。三、依照庚子條約，日本軍隊有權在中國國土演習。拿這種理由企圖證明日本侵略中國的合法性。秦德純拒絕承認，但他又提不出來有力的駁斥。二十四日，秦德純所談更是驢脣不對馬嘴，竟被被告律師斥以「所答非所問」。二十五日被告律師又繼續向秦反問，秦竟怒而不能作答。據合衆社稱，日本大戰犯前首相東條，當時對這位秦「將軍」與土肥原律師的對話，聽了也不禁哈哈大笑。據中央社承認：因爲秦德純經被告律師四天反覆詰問後，不能作答，已停止作證。可見日本戰犯氣燄的瘋狂，也可見國民黨「將軍」之愚蠢無能到極點了。

資料

五國參加與退出軸心戰爭年表

意大利一九四零年五月十日對英法宣戰，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對南宣戰，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對蘇宣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對美宣戰。一九四三年九月三日英美蘇三國政府與意政府簽訂休戰協定（去年的波茨頓會議上，美蘇英三國政府追認法國爲參加對意簽定休戰協定的國家之一），同年九月八日意國無條件投降，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三日對德宣戰。

羅馬尼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對蘇宣戰，同年十二月六日對英宣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對美宣戰，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羅政府接受蘇美英三國所提休戰條款，同年八月廿五日對德宣戰，同年九月七日對匈宣戰，同年九月十二日與蘇美英三國正式簽訂休戰協定。

保加利亞一九四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對希臘宣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對英美宣戰，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蘇聯對保宣戰，同年九月九日保停止對蘇作戰，同年十月二十八日與蘇美英三國政府簽訂休戰協定，同年九月七日對德宣戰，同年十一月十日與日本斷絕關係。

匈牙利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對蘇宣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對英美宣戰，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被德佔領，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與蘇英美簽定休戰協定。

芬蘭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對蘇宣戰，同年十二月六日對英宣戰，一九四四年九月四日宣佈對蘇停戰，同年九月十九日與蘇英簽訂休戰協定，同日與匈牙利、克洛提亞、斯洛代克斷絕關係，同年九月二十日斷絕關係。

副刊

「黑老鴰炮」（民兵小故事）

雨後的晴天是格外的涼爽，民兵們荷着人民給予他們的任務和地雷，到處尋覓敵軍要經過的路途和山頭，終於找到了敵人每次到張家咀搶糧必佔的機槍陣地。這是一個高而圓的山包，在七月八日的深夜裏，隰縣的民兵第一隊就在這個山道上埋下了他們的子母雷（這雷是當中一個大雷四週許大小雷），四週的道路上也埋雷嚴密的封鎖了，拉雷的人和手榴彈手互相呼應着，耐心的等待。

敵人出來。鮮紅的太陽露出了山頭，敵人的刺刀閃着光，向張家咀疏散的前進。手榴彈響了，敵人垮下去接着又進反衝鋒：機聲的民兵靈活的向後轉移，敵人的機槍壓上了山包，咯咯咯的叫，接着便是轟轟轟的幾聲，山頭上爆烈了的火花，一個該死的頭軍就在這緊張鬥爭中爲鐵鑼出白白的死去了，民兵們高興的叫起來，當地老鄉看見不知道這是什麼武器，只是叫喊着：「看！八路軍的黑老鴰炮真利害！」（劉恆榮）

表晉西南（快板）

洋冰　建勳　記

這是從晉西南人民流傳中搜集記錄下來的民謠，很生動的反映了在閻僞統治下晉西南人民的苦痛和希望，這是一篇很好的羣衆的創作。——編者

晉西南，地方小，閻錫山練他的人馬少，想辦法，就抽丁，三人要拔一個兵，四十七，至十八，若不當兵就要抓，抓住人，必打罵，先問你今年有多大。老的小的都不行，總要打的合年齡，九十的，十歲打成四十七，十六歲打成二十一。晉百姓，好幾千，捕到連下就訓練。抓的兵，要偷跑，一下子圈了幾十害。白天看、黑夜圈，好像犯人坐了監。沒吃喝，×××不能幹×兩銀子×要五石×，五石吃食不夠花，另外兩回要透五石，要附加一百還不夠，十回八回要不完，的加百姓搭不上鋪，十家就有九家光；人民慾的上吊哩！糧食總是要要哩！男的哭，女的號，馬上就要出大名。閻錫山，錯的多，他總不說自己的過。弄下這樣不發喔，又實行土地村公有；大個傻，小個傻，土地佔了多少畝！他把土地歸了公，又叫老百姓給他耕。老百姓，都不要，實的老闆發了燥。不要你們要不要，幾畝銀子總要攤。晉西南的人拚上命，老的小的都不動，糞不拾，尿不担，屎尿流下一大灘，不說耕，不說種，一天一天的和他擇，男女老少不幹啦，反正光景不算啦！十家九家跑光啦，地裏的田也荒啦！八路軍，活神神，快來這裏救人民！

×　×　×　×　×　×

「兵農合一聚寶盆」，聚來聚去沒有人！他的兵，沒紀律，才搶姦淫樣樣行，東邊出來西邊竄，要吃要錢胡胡幹；在山誰要不在村，一定是參加八路軍；沒收地，沒收房，不讓他家裏的人吃；到了公所去派飯，不吃小米要吃麵；麵條切的長長的，餅子烤的黃黃的。又要菜，又要鹽，吃到了，要到完！送的飯，常嫌少，放下一攤吃不了！剩下的，都拿上，百姓不敢小嘴擱！送上好的飯，還不好了就瞪眼，不是打，便是罵，打了碟碟摔了碗。老闆是惦搞，還說老百姓都不好。不能辦，强要辦，晉西南弄了個稀巴爛。說了這些還不算，誰了太原當漢奸，大家應該和他幹，收拾這些王八蛋，努力幹，求解放，咱們才能過太平年。

幾句土語註釋：

捕——綁。閻——坐監。不缺喔——不要臉。擇——反抗。糧——窮。

李有才板話（八）

趙樹理

（張得貴）

廣聚領了恆元的命，把一座廟院分成四部分：東社房上三間是村公所，下三間是學校，西社房上三間是武委會主任室，下三間留作集體訓練民兵之用。

民兵動員起來了，差不多是老槐樹底那一把子，常和廣聚鬧小意見。後來廣聚覺着很難對付。後來廣聚常到恆元那裏領教去，慢慢就生出法子來。比方廣聚有制服，家祥有制服，小元沒有，住在一個廟裏覺得有點比不上，廣聚便道：「當主任不可以沒制服，回頭做一套才行！」隔了不幾天，用公款做的新制服給小元拿來了。廣聚有水筆，家祥有水筆，小元沒有，家祥覺着小口袋上空空的，家祥道：「我還有一枝，回頭送你！」第二天水筆也插起來了。廣聚不割柴，家祥不割柴，小元穿着制服去割了一回柴，覺得不好意思，廣聚道：「能攤多少？派個民兵割一點就夠了！」

從此以後，小元果然變了，割柴派民兵，担水派民兵，自己架起胳膊當主任。他叔父老陳就罵他道：「小元！看你近一兩個月來像個什麼東西！出來進去架兩條胳膊，連水也不能担了，柴也不能割了！你去受訓，人家大家給你把苗鋤出來，如今參了一半穗了，你也不鋤二遍，草比苗還高，看你秋天吃什麼了！」小元近來連看也沒有到地裏看過，經老陳這一罵，也覺得應該到地裏看看去，吃過早飯，打了一把鋤，走到村正預備往地裏走，碰上家祥吃過飯往學校去，家祥含笑道：「小元紅了！鋤地去啦了」小元覺着不像個主任身分，便喃喃的道：「我到地裏看看！」家祥道：「歇歇去！會談一會閑話再去吧！」小元也不反對，跟着家祥走到廟門口，把鋤放在門外，就走進去跟家祥廣聚閑談起來，直談到晌午才回去吃飯。吃過飯，總覺着不可以去鋤地，結果仍是第二天派了兩個民兵去鋤。這次派的是小順跟小福，這兩個青年雖然也不敢不去，可是總覺着不大痛快，走到小元地裏，無精打彩慢慢鋤起來。他兩個一邊鋤一邊談，小順道：多一位菩薩多一爐香！成天盼望主任給咱們抵些事，誰知道主任一上了台，就跟人家混得很熱，除了多派咱幾回差，一點什麼好處都沒有！」小福道：「頭一遍是咱給他鋤，第二遍還教咱給他鋤！」小順道：「那可不一樣；頭一遍是人家把他送走了，咱們大家情願幫忙；第二遍是人家陞了官，不能鋤地了，派咱給人家當差。早知道落這個結果，省點氣力不能睡覺了！」小福道：「可惜把個有才老漢也擠走了，老漢要在，一定要給他編個好歌！」小順道：「咱不能給他編個試試了」小福道：「可以！我編你！」他們既然有點不痛快，所以也不管鋤到了沒有，只是留下草了沒有，隨手鋤過就是，兩個人都把心用在編歌上。小順編了幾句，小福也給他改了一兩句，又添了兩句，結果編成了這麼一段短歌：

歌：

「當了主任壞得快，
改了穿，換了氣派，
坐在廟上不下來，
不担水，不割柴，
蹄爪爪，不想抬，
過着鄰居當奴才。」

第二天傳出去，小元在廟裏都唸得爛熟，小元自然不得知道。

坐着還自然不知道，叫人還都是些小事，最可恨的是把害富的賠償款挪移到武委會用了。本來害富早兩個月就過了悔過，害富出來了，只是縣政府把他應賠償羣衆的款算了一下，就該着三千四百餘元，還有幾百斤麵，幾石小米，這些東西有一半是恆元用了，恆元就着人告訴害富說暫且不要回來，有了機會再說。

恰巧「八一」節要檢閱民兵，小元跟廣聚說，要做些掛包、子彈袋、炒麵袋，還要準備七八個人三天的吃喝。廣聚跟恆元一說，恆元覺着機會來了，開了個幹部會，說村公所沒款，就把害富賠償款移用了。大家雖然聽說害富要賠償損失，可是誰也沒聽說賠多少數目。因爲馬鳳鳴的損失也很大，遇了事又能說兩句，就有些人慫恿着他去質問村長。馬鳳鳴跟恆元們混熟了，不想得罪人，可是也想得賠出，因此藉着大家的推舉也就答應了。但是他知道村長不應，過是個假樣子，所以先去找恆元。他用自己人報告消息的口氣說：「大家對這事情很不滿意，將來恐怕還要討這筆款！」老恆元就猜透他的心事，便向他道：「村公所正事沒有款，怕不好弄，也沒有日子，這款子五天就要用，已經決定了，幹部會上才那樣決定以了！你不是也參加過了嗎？不過咱們內裏人好商量：你前年那一場事叫你一共破費多少？算個數叫我一量吧！」他另外照數道：「你算你吧……」馬鳳鳴道：「我也不是說那個哩：……」恆元道：「不！不過他們不行，他的話我也不信，咱們都是幹部，不來，咱們裏外都是個幹部，不分個眞假，也如何能行了？」馬鳳鳴見自己落不了空，也就不說什麼了；別人再說也就慫恿不動他了。（未完）